

人老得多个“伴”

人到一定年龄,得有一个“伴”。这个“伴”,不单指相濡以沫的伴侣,更多是精神层面的“伴侣”,比如看书,比如培养爱好。

多年前薛老退休,最初无所适从,从单位的“中心”,处处受人尊重,到一下子被冷落,内心难免失衡。那段时间他躲在家里不出门,总感觉身体这儿不对那儿不好,动辙头疼脑热、腰酸背痛,到医院做CT查三高,折腾来折腾去,最后医生说他是心病。

后来薛老被人拉去学书法。起初他很抵触,因为他不在行,怕做不好。可后来他发现,来学书法的人并非都是“行家”,很多人把它当成是一种修身养性,学习班里也多是互相鼓励与表扬的声音。自认为是书法小学生的薛老一下找到自信,精神越来越好,那些疑神疑鬼的小毛病也不见了。

无独有偶,曾老从学校退休下来,有

了大把精力。他的书柜里向来有很多书,过去一直是摆设,现在掸去灰尘,在泛黄的书页里重新吸收营养。有时候感觉来了,还会写一点心得和感悟,发在当地的报纸上,那份成就感,一点也不亚于教的学生考上名牌大学。每次手捧书籍,曾老都十分感慨,这就是他晚年的另一个伴侣啊。

前些日子在河边溜达,看见一个老人静坐在河边钓鱼,很长时间一无所获。我问他图啥,他笑说,啥也不图,就图个清静,折腾了大半辈子,现在终于可以清闲了,日子也好了,儿女不让他在家操劳,他就给自己找了个乐子——钓鱼。

每次经过公园,看见许多老年人围在一起跳广场舞,或是守着一个简易的音响唱歌,跳得人专注痴迷,唱得人亦情绪饱满,因为热爱,他们都把这些爱好当成了不可或缺的“精神伴侣”。



所以,步入夕阳红的老年人们是该有这么个“伴儿”,晚年生活才更有奔头。

杨力

父亲的“玩索而有得”

那天,我与父亲聊起了儿子小宝的事,有些沮丧地说:“我每天都抽出半小时教他认数,这都学了一星期了,竟连10以内的数字都认不全,不是忘了3,就是忘了5。”父亲听完我的话,非但没安慰我,反而“笑话”我不会教孩子,还告诉我:“明天你把小宝送过来,我保证教会他。”

第二天,我如约将小宝送回了父亲家,等我下班去接时,只见小宝兴奋地拿着几张扑克牌对我说:“妈妈,这是1、这是2……”不仅没认错,还多认了几个数字。

“爸,你可真厉害。”我好奇地问父亲:“你是咋教会小宝的?”父亲笑了笑说:“我们就玩了一下午的扑克牌,玩着玩着,他就学会了。”小宝还在旁边补充道:“这就是外公说的‘玩索而有得’。”他摇头晃脑,还故意将声音拉得长长的,让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“玩索而有得”(据南怀瑾先生讲,这是孔子研究《易经》后的心得,指以好玩的心态去探索,会有很大的收获。)这句文绉绉的话,确实是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。我小的时候就少听过。父亲一贯反对“死读书、读死书”,认为在兴趣中有所收获,这才是正确的学习方式。

父亲爱读书,看书的种类也很杂,中外小说、散文、科普,甚至是技术类书籍,只要是他感兴趣的,他都会看。他看书也不挑时间和地点,想看书了、手边有书,他就能看进去。有时蹲厕所看入迷了,还得等母亲敲门他才出来。我跟着父亲有样学样,也爱在厕所里看书,母亲批评我,父亲就帮我说话:“大文豪欧阳修知道吧?他说这是厕所文学。”母亲拿我们没办法,默许我们在厕所里添置了一个小书架。

小时候,父亲常在家搞“家庭竞赛”,由母亲当裁判,我和他现场比拼谁能背下更多的古诗。一开始我输多赢少,遇上生僻字总会背错。输得多了,倒是激发了我的胜负欲,遇上不认识的字,我就抱着字典查,有时还会在学校请教语文老师。渐渐地,我出错的频次少了,而每次赢过父亲,他都会笑得比我还开心。就这样,那本厚厚的《唐诗宋词三百首》,我基本都会背诵了。直到现在,有些冷门的诗句,我一看到上句,立马能背出下句。

对于课业学习,父亲有他独到的理解。他鼓励我抱着“玩”的心态多看、多听、多感受,千万不能闷头苦学,把自己弄得像苦行僧一样。记得初中的时候,我写作文总是不得要领,老师让我多背例文,我便每天拿着作文书苦背。父亲问我对春天有什么感悟、看过历史遗迹后有什么想法,我一概不知。于是,下雨天,他带着我逛公园,看杨柳在雨中的样子;夏天里,他带着我吃冰棒、摘西瓜,让我体会酷暑中的乐趣;旅游时,他带我了解历史文化、看当地民俗,让书本上死板的文字变得生动起来……父亲的方法其实就是引导我主动思考问题、积极探索世界,让我在轻松而不刻意的氛围中有所收获。

现在回想起来,大学时啃下枯燥的专业书、毕业后学习新的技能、工作后熬夜写材料,都是父亲的这句“玩索而有得”在影响着我。每当遇到困难时,我都试着不把它们当成负担,反而会像琢磨一件有意思的事儿一样,沉下心去抠细节、试方法,不急于求成,也不强求必须有一个好结果。我发现时常抱着“玩”的心态,反而少有“厌学”的时候。

看来以后我得把老爸的“玩索而有得”在我的孩子身上发扬光大。

周子悦

再多陪你一程



陪母亲去医院检查身体,她的表情一直很紧张,忧虑都写在脸上。

我安慰她:“妈,你的身体肯定没事,放心吧。再说了,即使有点问题,不是还有我吗?我会把你照顾好的!”母亲没说什么,依旧紧紧盯着拿检查结果的窗口。

结果显示母亲的身体一切正常,她长出了一口气,欣慰地笑了。回家路上,母亲忽然对我说:“说真的,我就怕身体出点问题。我现在没别的心愿,就是想多陪你几年。有爹妈在,你多大岁数都是个孩子,有啥事不用一个人扛着……”母亲的话,温暖又伤感,让我突然有种想流泪的感觉。

做儿女的希望能多陪陪父母来尽孝,其实父母又何尝不想陪儿女久一点,再久一点,他们希望自己的寿命长一些,健康一些,能多给儿女绵绵不绝的爱。

儿女想多陪陪父母的愿望是真切的,而父母想多陪儿女的心愿则更加迫切深沉。如果儿女想给父母的爱是一个花园,父母想给儿女的却是整个春天。

一个同事的哥哥是聋哑人,四十多岁了,一直没结婚。同事说,他的父母七十多岁了,每天都还忙着健身养生,他们生怕自己走了,留下聋哑儿子孤苦无依。其实,同事的哥哥生活完全能自理,还能做点简单的工作挣钱养活自己。而且我的这位同事人品极好,即使他的父母不在了,他也能把哥哥照顾得非常周到。可父母就是不放心。他们说,不管多大岁数,都要好好活着,因为还有割舍不下的牵挂。

父母老了,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再多陪我们一程。那我们也不要怠慢,让我们与父母彼此陪伴,长长久久……

王国梁

母亲的“忐忑”

正在开会,手机铃声响起,来电又是母亲。我不便中途离场,接连两次挂断,可电话依旧不停打来。寻常日子里母亲从不会这般急切,我心里隐隐不安,索性起身走出会场,拨通了回电。

电话接通的瞬间,母亲慌乱急促的声音响起:“好像把你重要的东西弄丢了,你赶紧抽空回来一趟。”

听着母亲慌张的口吻,我心头不由得一紧。母亲缓缓道出原委。昨日收拾储物间时,她整理出一堆闲置旧物,恰逢上门回收杂物的商贩,便随手将几样用不着的物件一并处理。夜里,她猛地惊醒,回想起白天的情形,心里越来越慌乱,总疑心自己一时大意,把我放在家里、格外看重的物件一并当作废品卖掉了。

天刚蒙蒙亮,母亲就翻找出商贩留下的联系方式,急切拨通电话询问。万幸收走的杂物还未曾分拆处置,对方答应尽快将物品送回核对。只是对方年岁偏大,只会简单通话,无法拍照辨认物件,母亲始终没法安心,只能一遍遍打电话催促我回家确认。

我心里不免责备母亲这么不小心,不提前询问便擅自处置旧物。倘若真弄丢了重要之物可怎么办。

我匆忙驱车赶回老宅。踏进家门,看见摆放一地的旧物件,悬着的心落了地。母亲彻夜忧心、忐忑不安追回的东

西,根本不是我在意的有用物件,不过是几件早已淘汰没用的老旧杂物。一场虚惊而已。

母亲望着地上的物件,脸上依旧带着难以散去的后怕。她说起昨夜的心境,惊醒之后思绪便不受控制地胡思乱想,不断往糟糕的方向揣测,越琢磨越认定自己犯下过错,满心愧疚惶恐……

我一阵心疼,询问母亲昨夜不安之时,为何不立刻打电话告知我。母亲说:“夜里不想打扰你休息。就算说了,东西也没法立刻追回,还不如我第二天弥补。”几句话触动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,眼眶微微发热。记忆中的母亲,要强果敢,从前家里大大小小的风雨难处,她都稳稳扛在肩头,遇事沉着冷静,从未有过半分怯懦慌张。如今那个曾经为我遮风



挡雨、撑起安稳生活的母亲,渐渐褪去坚硬模样,变得容易多虑、容易心慌,再也不是当年顶天立地的模样。

我耐心宽慰着母亲。她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,神色渐渐安稳下来。

岁月更迭,亲情里的守护悄然互换。儿时母亲倾尽一生护我安稳成长,如今母亲日渐年迈,该换我用心呵护她,给她余生的心安了。

董宁